中庸困學錄

中庸困學錄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戸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王澍著

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流行物與無妄本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但衆人拘於氣稟汨於物欲此理雖自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行惟聖人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要之非有加也天命之理本如是聖人特充其量而無所歉而自與天爲一故能繼續天道爲人立極

聖人繼天立極亦行所無事而已

堯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舜便徹頭徹尾曉得舜告禹則添三句併中之所以當執與所以執中工夫都與傳出乃盡於此便可見舜禹分量

堯之允執厥中一句便該得舜四句舜之人心惟危四句只盡得

堯之一句堯之一句無所欠舜之四句無所增益而已矣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只是一箇心從形氣上說便是人心從義理上說便是道心人心
便是載此道者本不是不好物事但以其易私而難公故云危
耳
道心易爲人心所汨故曰微
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處也
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無道心則人心無主宰兩者合而心之體
用備矣
聖人亦有人心但純乎天理不爲有我之私所汨故道心爲主而
人心自退聽焉常人亦有道心但易爲有我之私所汨而陷於
物欲故人心爲主而道心遂至於牿亡要之道心本未嘗滅息
特爲人心所陷溺而不能出耳
道心人心之分亦只在公私之間人心之發於天理者便是道心

道心中略帶些子私意便是人心二者交行互發辨在幾希最難識别故必先精以察之而不雜然後能一以守之而不離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是横說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又進一步是豎說葢非終身由之自强不息則精一工夫一有間斷而所謂執中者或有時而廢矣

精一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只在人心上

惟精惟一論先後以精爲先論重輕以一爲重

人心道心其辨只在毫釐之間故必須格物致知直察到疑似纖毫處分别精明不使人心得混於道心然後可用守之之力此惟一之所以必先惟精也既察得分明了又須誠意正心守而勿失不使道心牽引於人心然後爲知之至守之篤存心處事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也此惟精之所以又當惟一也

堯舜之精一執中惟精即大學格物致知工夫惟一即大學誠意正心工夫兩項不可闕一不能精以察之則儱然不辨黑白固

無踐履可據之地能精以察之而不能一以守之則雖見得到亦終與吾身不相干涉久之而所精者亦將若存若亡消歸無有矣此以知非精固無以一而非一則精亦無所據也陽明乃謂惟一即惟精主意惟精即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又有所為惟一亦異於吾所聞矣

道心兼未發已發而言寂然不動此理具於吾心所謂天命之性也感而遂通此理從心流出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天命率性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謂道心是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只說一半

堯舜但言執中至夫子始言時中要知堯舜之所謂執不是拘拘固守夫子之所謂時亦不是圓融通變隨時處中而執守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之執中已該得舜之危微精一在堯舜之執中亦已該得孔子之時中在但聖聖相傳則其說愈詳其理愈盡耳非有所增益

也

武周已上道統之傳在君相孔顏以下道統之傳在師儒道在君相則以治爲教而斯道行道在師儒則以教爲治而斯道明然君相行道於上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斯道光明較著如日中天則行者固未嘗不明師儒明道於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明者又未嘗不行

子思之時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其作中庸正所以闢異端以衛聖道起處憂道學之失傳正憂異端起而失傳也

老佛之說惟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盜其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深微闢遠或有類于吾儒之說者非格物窮理至于理明義精者不足以別識之故易爲所亂若尋常諸子百家之說淺近易見故爲所惑亂者猶少

中庸章句序一篇分四大節首二句爲第一節乃一篇綱領自上古神聖至豈有以加于此哉爲第二節推本中庸道統之傳也

自是以來至明且盡者也爲第三節言子思之作中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自是而又再傳至末爲第四節言程子得中庸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也

名篇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要其極則爲至善之理而實不離乎尋常日用之間惟其平常所以亘古亘今而不可易也孔子發明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而以庸字贊之是所謂祖述堯舜者歟春秋以來百家競起矜奇弔詭無所不至只坐不肯庸却不知只就目前本分道理做到盡時正有無窮神妙處在聖人于中下一庸字其曉告天下後世之意深矣

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不倚所以當無過不及

不倚比不偏又進如喜怒哀樂不緊于一邊此是不偏既不偏了而又不假倚仗自能如此則是不倚

名篇之義本意只在個中字庸只是中之贊語惟其得中所以平常而不可易

朱子曰惟中故平常此是一直說下又曰中亦要得平常則於中

又作一折矣兼此二義乃盡

語類以中庸分六大節是朱子未定之論當以章句分四大節爲正

中庸之書源遠流長變化萬狀自是孟子權輿然中庸雖極變化而鋒鍔淵渾蓋子思視炙聖人故猶有聖人氣象孟子但私淑其徒故圭角時有太露處

以大學比中庸則大學爲淵渾以中庸比孟子則中庸又爲淵渾矣一則世愈降則文愈盛一則道不足則文有餘世愈降者風氣所關不可遏也道不足者器量所定不可強也

第一章

子思作中庸劈口下個天字煞須認

中庸開端下一個天字正是子思喫緊爲人處當時異端曲學之徒所以都錯認性道教者正坐不知天根本不濟故從頭都錯耳殊不知性卽天理道乃天理之自然教乃天理之當然特隨地異名耳實則皆本于天者也故欲知性道教者不可以不知天

朱子謂誠字爲中庸一篇之樞紐來學亥謂天字爲中庸之根柢誠者天命之實理非有二也

以理之在天者而言謂之天道以天之賦於物者而言謂之天命以物之受此理而言謂之性實一理也

性字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

滿天地皆理滿腔子皆性

性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天命之謂性是就不離中指出其不

雜者而言

性無氣質則無附著氣質無性則無主宰子思之所謂性主宰之
性也

說性本離氣質不得然子思天命之性却只就氣質中挑出其誠
實無妄之理而言不沾氣質說孟子道性善原出於此

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以其不
雜乎氣質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專以氣質言也此告子所
以爲不識性也

原其本然者而言則爲天命之性從其自然者而言則爲率性之
道兩句總不沾氣質說

性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胷中自然流出不假脩爲
不待勉强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爲人物之所當行者此便
是率性之道

率性不是說人之體道乃道之發用自然如此稍參以人爲則非

率性之道矣

率性之道不離人爲而資天命之自然而不容自已者性者天命之本然也道者天命之自然也

在物之理即我之理以吾所自有之理綱乎事物無窮之變循性而行各有條理而天則自出是之謂率性之道

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獨言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圓活極周至

物之氣稟極爲偏塞而一隙之明即始終不易亦可見天命之理充塞無間但有一隙即便呈露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雖其氣質之蔽所明只此天地之心固未嘗遺一物偏一理也

道亦大綱之名其中等殺不同本不可無所品節又況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分若不先立之限制則任其氣質之偏將有日遠於道而不知者故聖人謹之

人之氣稟有過不及之差聖人脩道之教使之去其過補其不及以歸於中而已矣中者天命之性也脩道者使天下之人皆復其天命之性也

聖人脩道爲教純是天理上事但所以脩道者却是因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差所以爲之品節以防範之耳實則行所無事初非有所私智穿鑿於其閒也

晚村說脩道之教云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此理先儒未到

性天德道天理教天事

天命之謂性天理之本然也率性之謂道天理之自然也脩道之

謂致天理之當然也徹始徹終皆是上天之載故曰中庸

羅整菴謂天命之性是自其受氣之初言率性之道是自其成形之後言非也天命之性亦自受氣成形之後而言若方受氣之初形尚未成猶在天命人物交接界上此理之所附麗處猶未凝聚猶未可遽指爲性自其受氣成形以後而天命之理乃始有所附麗而全體具足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二語最分明

讀天命之性三句知萬物皆備於我

人但反身一看便知性道爲吾之所固有教爲吾分所當爲即此藐然之身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備聖人之教無非切已幷中和位育亦只是天命之所固有不過從胷中自然流出而推之以至于極耳此天地之性所以惟人爲貴而戒懼愼獨之功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性道圖

天——性——道
道／氣稟太過＼教
道／氣稟不及＼教

天者理而已矣此理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本無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但未有氣質理無所麗故人物未生以前止可名爲理未可名爲性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及乎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是形氣卽莫不有是義理不以聖愚而有加損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不待思爲不假勉强但一循其性之自然便有條理而至當不易之則出焉所謂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親義序別信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而已矣是皆人心所同然吾性所固有隨其喜怒哀樂之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者重其應也亦重所感者輕其應也亦輕雖以禽獸草木之無知而隨其氣之所通凡所爲知

覺運動榮瘁開落亦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是可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其分雖殊其理一致者也是性也道也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至於氣稟所賦則在人在物雖同此性命之理而所稟不能不殊不特人與物有靈蠢之分卽人之與人雖同得形氣之正而其清濁厚薄亦有不能齊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或不能無失於彼而私意人欲不免橫生於其間故於性之本體遂至昏昧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其于道因亦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少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所謂敎也然是敎也雖若出于人爲而實原于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初非有矯揉造作而強人以本無率人以所難也何也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雖相混同當分賓主自天命以至于道如木之自本而幹

自榦而枝上下洞達天人交通乃天理之流行道心之發見心之主德之宗也至于氣質之禀有過不及之差雖亦性之所動然皆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不過客寓旁支而已矣聖人施教正欲人去其客寓删其旁支以就其宗主使過不及者一歸于仁義中正之途以無失其天命率性之正而已矣豈有人力私智之爲也哉或疑脩道之教恐聖人不免矯揉造作于其間未必盡原于天命之所固有故爲是圖以示之而復推本朱子之意而爲之說如此

道不可離特筆振起推其原本總接上三句惟其命于天率于性脩于聖人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窮其究竟直從戒慎恐懼貫到位育戒慎恐懼不離道之功天地位萬物育不離道之極學究死在句下故只謂單接率性句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陡然一呼提撕深切此一卷中庸噄緊領脉處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說道本不可離

也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語類體之則合背之則離是說人

不可離道也惟其原本天命之性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惟其不

可離所以從戒懼慎獨直到位育才盡道本不可離一層正是

人之所以不可離道處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有三個斂會論其文法是半面語言靜不言

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

體語舉靜以該動也

戒慎恐懼工夫本貫動靜而言但說到不覩不聞則是即靜以該

動耳語意與君子無終日之閒違仁一般總是全體語玩章句

自見

不覩不聞從前而言事物既往從後而言思慮未萌就此一刻中

亦須操存此心不令放佚則自此以前自此以後其無所不當

戒懼可知

須常自提撕使此心炯然如日初出

戒愼恐懼只是常惺惺法問如何用力曰勿忘勿助而已矣

天理本未嘗離人然敬以直內則萬理具在故章句以戒愼恐懼為存天理工夫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固指獨而言語只大凡說故章句云暗處細事

跡雖未形幾則已動則呈露于外而不可掩人雖不知已獨知之則昭晰于中而不可欺既昭晰于中自然呈露于外義實一貫

幾者動之微此時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于其間動靜之交正為理欲分途之大界於此不謹則人欲肆而天理亡矣故此處十分著力專在遏人欲上

愼獨又就全體用力中抽出其緊要關節而言戒懼即大學之正心愼獨即大學之誠意戒懼是通長說愼獨是截斷說

或問中庸戒懼愼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顧涇陽曰謂之戒愼不

覩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愼獨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關也須透過這動靜關然後成得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于此看作兩段事固謬於此看作一段事亦未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此一條說得最分明

戒愼恐懼是全體工夫只存此心不令放佚便是不大要用得力若愼獨則是靜而方動之緊要交關處此處爲時無多却須十分著力此是戒愼恐懼中緊要節目

論功力之全則戒愼恐懼之功徹始終兼動靜足以包舉愼獨一節若論用力之要則戒愼恐懼只是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放逸而已不須十分著力所十分著力處正在愼獨子思於戒愼恐懼中又特提出此一關以啓告學者其喫緊爲人之意烱然可見觀末章說爲已而必以愼獨爲切務爲可見矣

君子眞知天命之可畏故無時不致其敬如此

慎獨工夫本該在戒懼中所以又特提出另說者不能省察便無從涵養縱涵養來亦定是錯故緊下此節若以緊接上節說則既涵養了又不可不省察不省察則所涵養者又將失於當幾矣大抵涵養省察相爲首尾省察愈精則涵養愈熟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

大抵涵養省察二者貫徹終身不分先後若論入手則須從省察做起省察不差然後可以涵養將去

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涵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涵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

喜怒哀樂一條又提起筆推本天命之性申明道不可離之實而責人以致中和之功也蓋存養省察之功固存乎我而所以當存養省察之故實出于天故又提起更從天命率性處說來以見存養省察不過全其天命率性之本然初非異事愈覺致中和之不可以已而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盡吾中和固有之量

也

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根原都與拔出

未發不是無只是未感于物寂然不動耳

未發之中是不偏不倚之中中節之和是無過不及之中

未發之中即是節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是所謂節也中節者謂處

得恰好雖出于人爲而仍不失其天命之本然也

已發之和雖止見于一偏要是從天命之性全體中流出

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衆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兼

此二義

惟是質中洞然毫無偏倚執著所以隨感而應動中天則故知中

和兩字猶形與影不相離也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致中和即大學止于至善亦只是做到十分盡處恰好地步耳非

有加也

天命之謂性一章實下工夫處只致中和三字道也者兩節只是
個空架子致中和三字抵此兩節
上言戒懼愼獨只是大槩說此處致字方是眞實下工夫處此三
字直抵前兩條而理意更精密
自戒懼而約之此戒懼是從動處說來以至于至靜之中方說到
不覩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沾定不覩不聞說以下更解不
去
致中工夫兼統致和致和只是致中裏面事然却是緊要關節不
致和卽致中無下手處故喫緊尤在愼獨程子論天德王道曰
其要只在愼獨正此義耳
中和者天命之性而吾所率之以爲道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者
也故致得中和自然位育
戒懼愼獨工夫積累純熟做到十分盡處纔有位育效驗蓋人事
之盡乃能與天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隔

處在

位育之分雖殊中和之理則一人但能致得中和則隨其分之大小而位育之功自各以類而致却是實事不是虛語

致字中儘有實落作用在朱子所謂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財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是也位育實功都在中和內做盡故致得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

致得一分中和便有一分效驗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此感彼應捷于影響莫作分外難事看

自天命以至位育反求諸身近取卽是故曰萬物皆備于我

致中和之極功到位育乃盡大約效驗是工夫盡處

到天地位萬物育纔是中和之至要不過全其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者而已矣非有加也

到天地位萬物育亦不外于中和則道不可離之實益見而人之不可離道亦於此十分透切矣

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曾子曰明德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李厚菴謂大學不言存養非也正心是存養工夫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誠意是省察工夫即中庸之慎獨也師弟相傳實是一條血脉

或言曾子只言下學子思兼明上達非也大學明德新民下學也止至善上達也中庸戒懼慎獨下學也天地位萬物育上達也下學而上達孔曾思孟其揆一也

子思作中庸直指性命其有大不得已者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聖賢之心炯然如昨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子曰常例獨於起末高唱仲尼其意可見

劈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

致中和而至于天地位萬物育纔成得個君子中庸故以此緊接上章此君子即上章兩君子但上章是方用力以體乎中庸者學者之事此則是工夫已至而與中庸爲一體者成德之事也

爲能體之體字猶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爲一體

時中只是個恰好

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其理一也

君子時中只是個敬

君子之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其分在敬與肆之間而已矣

君子而時中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愚爲更下轉云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兼之而字之義始備

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愼獨而至于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是中之用

程子曰欲知中無如權蓋權所以取中者也權以中行中以權定

中之理在事物而所以取中之理則在于吾心是固天命之本然而備于我者也君子物格知至精義入神眞知其理之在我故戒愼恐懼以立此中之體而一事一物無不隨時酌取以盡乎中之用此所以惟君子爲能中庸也要之君子不是以我處中中不在事物而以吾心之理權事物之宜乃所謂時中也

上章戒懼愼獨兩節說體道工夫已極備矣喜怒哀樂一節又重新提起從道不可離說下來欲學者反諸身而觀之有以眞知其在我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章句知其在我四字正從此處

會得

朱子補知字最喫緊此知字從格物致知來無此一段工夫則見理不熟而處義便不精何以時中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張子此論補出時中前一段致知格物工夫最喫緊

無事時戒愼恐懼則時中之體立臨事時戒愼恐懼則時中之用行

時中章句有兩義就零碎處說是隨時處中就總統處說是無時不中本義只在隨時處中上惟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下一句只要其大凡而言之耳

知不如舜仁不如回勇不如子路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亦都在反之之列或言智愚賢不肖之有過

不及便算作無忌憚不得曰論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猶是中庸路上人只是略差了些子其病似小然所貴乎中庸者正務於無過不及耳一有過不及便不是中庸既不是中庸即便是反中庸子思之意特揭小人反中庸而下即以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者繼之正謂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子路纔是個君子中庸不然但略有過不及便是小人之歸便是無忌憚而反中庸之事正不待十分橫決然後為反也以此鞭辟學者正自十分警切若將智愚賢不肖亦作道中人看用意似渾厚然反失子思喫緊為人之旨矣

以中對和而言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中字中兼體用庸字是其贊語即貼在中字上說

第三章

看後面大舜文武周公之所爲與至聖至誠之能事可謂掀天揭地極神化不測之妙矣究其歸要不過天命之所固有人道之所當爲任他做到極處要止是盡其性分之本然與人生日用之所不能自已者初非有分外奇特事也故曰中庸其至不過極平常道理做到極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爲至堯舜授受只是一中仲尼反覆提撕深切明著如此祖述堯舜此是眞血脉

陸稼書云民鮮能由不知君子戒懼心法

或問民鮮能久但言過不及朱子以爲不偏倚性之本體人人所同是也然首章說戒愼恐懼則致中亦自有工夫在如何便得不偏不倚曰戒愼恐懼不過涵養其未發本體不是偏倚了而求以復之纔說偏倚便已是發便已是過不及了衆人但不能用戒愼恐懼工夫耳其未發之中未嘗亡也

民鮮能久矣一個能字引出後面多少能字來

但說鮮能未說民如何鮮能蓋接上章小人反中庸而詠歎之以起下章之意下章不明不行正民之所以鮮能也

第四章

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于天下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所以道不行不明

擇不精自然守不定故知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行守不定畢竟擇不精故行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明能擇能守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惟戒懼愼獨之君子能之

道者天命之性而人率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愼恐懼而隨時以處中小人不察乎此故有過不及而至于反乎中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淺近指點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民所以鮮能中庸爲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爲是有過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爲是人不察一層勘進一層其㢢緊爲人之意至矣

中庸前一截都用婉語微語反覆提撕無非欲人反己體察而得

所以不行不明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點醒夢

夢處下文道其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

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出兩脉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

出明行兩脉而此兩脉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脉愈微而局

愈縱矣

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明

不仁也愚不肖之安于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挈起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緊接上章不察之意而申歎之一面歎息知愚一面遠想大舜一言之間意含兩緒其味無窮

道其不行矣夫只歎息不行不說如何不行使人自思而得之嚴而又婉最有餘味

第六章

舜字一頓浩然遠想不遽粘大知而神氣自到

大舜問善若決江河本自大知又能樂取諸人而合天下之知爲己之知故其知愈大要之舜惟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若小知人決不能如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但見天理之同不見人我之隔善在己不妨舍之以從人善在人卽樂取之以爲己表裏洞然物我無間非大知者其孰能之

小知自高畢竟是內不足

舜好問則無所不問好察邇言謂所問而得之者雖邇言亦察以見其無所不察非謂專好察邇言也葢舉近以該遠耳

理有淺深聖人視之則一也故雖邇言亦察

聖人洞見道體無精粗深淺之殊而其爲心詳審精密無一時一事之敢忽故雖邇言亦以爲至理所寓無所不致其察也

天下之理無窮事物之分亦無定因其無定之分而以衆說不齊之理參互考訂而得其分之所宜然後事物之分定而其理亦得于是中之理出而可用之于民矣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空無微不照猶必遜心度物而不以一毫已意與乎其間此舜之知所以益大也與

兩端是徹頭徹尾之辭

其中不是舜之中亦不是民之中是言之中用其中是擇其言之中者而用之於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歟

自好問以至執兩端此舜之惟精也用其中於民則舜之惟一也

以舜之大知猶虛中無我而遜心度物如此況學者乎

學者欲學舜之知其本在虛已其要在小心

舜之知爲後擇善張本回之仁爲後固執張本子路之勇爲後百倍其功張本學者欲學舜之知只在擇善欲學回之仁只在固

孰欲學子路之勇只在百倍其功而已

第七章

只起手人皆曰予知五字便知不是大知大知如舜何嘗自爲知來擇之不精守之不定病根皆在於此

利之所在害必隨之人貪小利未有不受大害者君子不爲利回非特明于義理之分亦所以遠害也

中庸之道人若果擇之精自然無不能守然必至能守而後爲擇之精不能期月守畢竟其擇處有未至也此所以承上章不明之意而起下文能守之端也

第八章

擇乎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卽服膺弗失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兩義一有所得卽拳拳服膺急受之辭也每得一善卽拳拳服膺檃括之辭也

顏子之能擇能守其在得聞博文約禮之教之後歟非博文惡能擇非約禮惡能守

玩顏子擇乎中庸三句欲罷不能意思淵然可想

學者先去了有我之私則心虛而可以入德矣

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三句若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即人於此三者亦非必盡出於偏但此處子思語氣爲欲形起中庸難能故以偏者言耳

言中庸之難能非以其絕德而阻人之進亦非是贊歎中庸之德之至正見中庸之難知難行而學者不可不以勇輔仁知之不及也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大勇者其孰能之義精則非知愚之過不及而道行矣仁熟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明矣義精仁熟至于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所謂知之盡行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矣學者欲造義之精須是明善欲造仁之熟須是誠身而明善苟不如舜之知誠身苟不如回之仁則惟有百倍其功勇以幾之而已矣此子思引進學者喫緊深切之旨也

中庸不可能也上繳鮮能下起問強一句中有兩面在

第十章

勇如何用功卽在擇守處見擇必精守必力卽便是勇

南方之強與三句與何哉爾所謂達者一例提撕皆是分開頭路先破其意中之見使自體認分明然後進之乃得畫然見個至是處此教法之妙

講章謂常能中立便是不倚而字不作一折與和而不流而字不同看來亦有能中立而不免於倚者必須能不倚然後爲中立之至兩而字一例看

中立大是難中立而至於不倚尤人所難能者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卽不至隨衆而靡而或倚于意氣或倚于才識終是有我之私而非天理當然之勇矣

強處在四不字人能是四者則中庸不可能者能之矣

自接物持已處常處變直窮到盡無不義精仁熟依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大勇下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一語該盡此四層意

人已常變四者分觀之一事之强莫非全力所爲一事一大勇也合觀之四者之强總是浩然之氣所發全體一大勇也

問說勇處津津贊歎殊無頭柄曰中庸一書專爲下學者言故言仁智處只簡直說到勇便極分明痛快三大節中言勇處都如此即此一節言之前後恁地說獨此章說勇既已劈開頭路使之反已自體認又于說而强處連以强哉矯句反復讚歎津津不已看似殊無頭柄熟讀哀公問政章便知子思之意有在矣

自君子中庸章至此總是一意反覆大意言惟君子爲能中庸小人反是所以然者由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故道有不明不行耳欲道之行必須如舜之知欲道之明必須如回之仁如其不然不可不勇以輔知仁之不及也一意反覆總歸到勇字上住中庸引進下學其喫緊爲人之意只在此

第十一章

隱怪半塗應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中庸應君子中庸

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半塗而廢愚不肖之不及

尋常日用間大中至正道理正恐終身做不盡那得有工夫做隱怪來

人但一名心未盡未有不至索隱行怪者

半塗而廢畢竟是擇不精故守不定若果擇之精自然住手不得

半塗而廢章何云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語類云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兩條正互相發明

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如何住手得

依乎中庸君子直與中庸爲一

到依乎中庸則於道眞無須臾之離矣

依乎中庸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必到遯世不悔然後見依之盡

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必須到遯世不悔然後爲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一依中庸自然全體不息遯世不悔特推極依之盡處而言卽是依中庸內達天自得之妙更無積累漸次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薛文清公云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旣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蔡虛齋云君子所以不悔者正謂此個道理生于天而備于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于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二條俱說得懇實有味

王柘城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分明是一個在下位的聖人明明是吾夫子所見最卓

中庸一書前以仲尼起後以仲尼結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子思之意分明默注入仲尼身上知以舜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當之到此說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見知之盡仁之至至誠無息而集大舜顏淵子路之大成者非孔子不能也故

章句云正吾夫子之事

汪生中立云後面多少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雖說至誠至聖實隱隱指孔子而言多少惟字其脉皆起于此

第十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言中庸之道民鮮能直說到唯聖者能之將道說得高深了費而隱以下把道放下來就平實切近處說使人瞥見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前欲其一步步就平實切近處下擇守工夫耳葢中庸之道只在非難非易之間雖聖者能見中庸之非易夫婦可與見中庸之非難非易則終身無歇手處非難則當下便有下手處文雖前後兩分意則正相首尾總見子思喫緊爲人之意

子思君子之道費而隱是濂溪太極之所本無極而太極隱而費也太極本無極費而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顯諸仁藏諸用也

費處卽是隱

費隱二字名分而理一葢費之所以然而不見處卽是隱離了費更說隱不得

置却隱字

所以置却隱字者不是爲隱字說不得正謂隱卽在費中說費處無非說隱更不須說也故通章只說費就費處推進一步便是隱

一理也以其不離乎事物者言謂之費以其不雜乎事物者言謂之隱費是就當面說隱是推進一步說

以費隱對事物而言則費隱俱是事物之所以然以費對隱而言則費是物理之當然隱是費之所以然

先儒謂費中有隱此語亦未瑩費處不可見卽是隱費與隱本不是兩截事葢可見者事物也一事一物其中各具實理則是費也其所具之實理不可得而見卽是隱也而字是推究語不是轉身語

費字一頓而隱字輕輕接出便見分曉

愚不肖與知與能是他性中實有此理實實有知得行得處不是

偶然能知能行若是偶然卽便眞有不知不行者便不是道之
費
須知與知與能不是偏不知不能不是闕
聖人不知不能如日月然他明處本無欠闕本無所不照却不能
照到蔀屋下只是勢到此有不及照耳非不能照也
夫婦與知與能雖止就一事上言要他大本上原無欠闕只爲他
氣拘欲蔽不能如聖人之淸明純粹故知能止於此耳
從道之近處而言雖愚不肖亦有與知與能處非愚不肖之果能
知之行之道本不可離故雖愚不肖亦可以知之行之也若從
道之盡處而言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非聖人天地有
所闕失道本不被聖人天地知得盡做得盡也
愚不肖且可與知與能則推而下之飛潛動植莫非至理之流行
聖人天地且不能盡則推而上之太虛廣莫莫非至理之充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蟠下際眞個活潑潑地

道之費有大小無偏全小莫能破亦是全語鳶飛魚躍亦是全語一理也就其全體處言之則爲大就其零碎處言之則爲小非有二也

不是小處爲費大處爲隱小處有費隱大處亦有費隱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活潑洋溢已恍然有個鳶飛魚躍意思在下條引詩而指點之只自在流出

夫婦之愚兩節一氣相承大意謂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而其實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流行昭著于人心目之間人但存心以觀便觸處可見子思親切指點之意蓋如此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充塞天地語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卽鳶飛魚躍上下察也之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直點入人心坎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處處是實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理只如此平鋪在會得時處處著實亦處處活潑

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自家意思一般

鳶飛魚躍之理時時充塞于天地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學者但存此心勿使昏昧隨時隨處默而識之便覺一部中庸之理活潑潑地流露于心日之間眞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潑地從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

鳶飛魚躍必有個物事使得他如此此是費也其所以使之者不可得而見即是隱也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還是說大說小曰大小一以貫之

程子所謂吃緊爲人者不是欲人于鳶飛魚躍上求道謂道不可離雖鳶飛魚躍亦無非道也人但存心體察便觸處可見故曰吃緊爲人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之費已具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然其語意猶只在兩頭盡處推極言之鳶飛魚躍一條隨手指點欲人觸處體察而得道體洋溢活潑之妙則雖偶然拈舉而費字全體却正於此處指點親切故末條緊接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註明上下察結出費字全相便覺意足不須更著一解矣故章句但曰結上文

末節本意固是結上文然自夫婦起推到天地住亦已隱示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矣

饒氏以首章道不可離爲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爲無物不有非也惟其無物不有而又無時不然此道之所以費而不可須臾離也

費而隱一章更提起筆申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益自君子中庸說到雖聖者能之將中庸分量說得高深了故此處仍復放下把道平鋪在地說得平平實實充塞洋溢使人隨時隨處可以自

見益論中庸之極致固非聖人不能而道在天地則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初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故下章緊接道不遠人費隱章多少言語只此句道破

第十三章

費隱一章言道之費說得極廣闊了恐人於闊遠處求道故下數章仍復說向身來見道本親切如此而求道者正當從卑邇處求之也

伐柯三節先言治人次言推己及人次言因人反己乃是由淺入急由輕入重一步步鞭辟近裏來總欲人不遠人以為道也

道不遠人費隱章已說盡此一句正是費隱字真實下落

道不遠人指出個人字正見此個道理命於天而實皆備于我欲人反求諸身而得其所以為人之理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道不遠人可離非道故遠人不可以為道

率性之道常昭著於日用之間何嘗遠人自己觀之則己之理不遠於人也自人觀之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以所具而言則有耳目即有聰明之德有手足即有恭重之理以所接而言則有父子即有慈孝之心有君臣即有仁敬之道是道之當知初不

遠於衆人之所能知道之當行初不遠於衆人之所能行固無時無處無事而不然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人之爲道苟能率其良知良能之素因其所固有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從其所甚易自邇及遠由卑升高則人道之全可以馴致而人已之間自無施不當矣苟其不然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欲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爲其所不可能索隱行怪離人事而求諸高遠則是升高不自下陟遐不自邇皆人力私智之爲而非出于天率于性爲衆人之所能知能行之道矣

衆人之道正在衆人之身初無彼此之間但衆人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於日用行事之間不能循其性之所固有者而出而惟人欲私意之是趨是以爲道而遠人耳君子之治人也第因其所及知者以責其知因其所及能者以責其能開導之而示以當爲之路誘掖之而引其必爲之機但使其人能改其前日之所爲以復其所固有即無復有他求焉葢惟道本無剛故以人

治人而初無矯揉之病亦惟道本無可加故改而即止而初無過分之求此君子之治人所以不必有覗覦之勞而其則不遠于人而得之也

以人治人只爲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其率是性也莫不各有自然不易之則但因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至昏迷錯雜而失其本然之正君子治之不須别討個道來治他亦不須分我所有以與彼但因其自有之理各如其分之所在而還以治之葢人人之理雖同而其分不能不異若以我治之必有曉不盡行不通處故因其理之同而復各如其分之異此君子之治所以天人交通物我無間而捷于影響也

因其理之一此則之本于天也因其分之殊此則之定于人也本于天者人所固有之則也定于人者人所自有之則也本乎天而不以己與因其分而不爲强同故曰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可不及故不改不能止道不可太過故既改自不得不止君

子之治人無他與天下同歸于中庸而已矣

人人各還了本然道理則天下之事畢而人之分亦盡矣安得不止

以人治人因其一定之理各足之分以治之便自有至當恰好之則在此正是止于至善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似未瑩

改而止此改字直說到徹頭徹尾盡處若有一毫未盡猶算不得改君子治之猶住手不得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上一條是論其理如此若本文語氣則只平等說蓋放而復收所爭只在這些子人既能改便渾然天命率性之全體更何用著力尋討

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愚謂看得破時道兩個亦得道一個亦得總是一個實心而有存發之別耳

忠是恕之實

實心行恕即是忠

行恕處三反五折都一一從心坎中流露出來便是忠

忠是恕之實心恕是忠之實用恕之存主于內爲忠忠之流行于外爲恕

同一實心也自其存主于內者爲忠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自其流行于外者爲恕猶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恕在忠處立忠在恕處見

忠恕兩字是一是二以一事言則實心行恕即是忠也以二事言則立心處發已自盡爲忠到接物時又須三反五折推已及人方幾是恕若只道自已立心無有不實到接物時便率直行將去則不惟不足爲恕亦不足爲忠矣故胡敬齋先生謂指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非恕不能也

上蔡謂無忠做恕不出來愚謂忠亦要恕乃盡若做出來不恕畢竟忠處有未盡也

忠只是個實心恕字却多一折

有在心之忠有在事之忠在心者未應事時此心不令放佚是也
在事者當應事時此心不令虛僞是也

恕字之義只是推己及人然經書所言却微有不同有作兩折看者只以己與人對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有作三折看者則以人之施于己與己之施于人對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是也其理則一用處微別耳

恕是勉强底仁仁是自然底恕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仁者不待勉强而自然物我無間者也恕者未能自然而推我之心以及物者也然雖曰未能自然而反情度己以後漸熟便可至於物我無間之地故曰違道不遠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從外折入裏來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從裏折出外去

凡人責己處約責人處周故我之所求乎人未有不詳且盡者此

詳且盡者本是道之所當然人所不可不盡本非遠人爲道之事但不能先有諸已而遠以求諸人則是君子所深恥耳

我之所求于人者卽我所當自盡之則但挽轉頭來取彼證此則子臣弟友之間自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必然而不可易者以昭著于心目之前是固近取已足無假外求者也

以事父未能三以字謂以其所求者而行之于已也未能謂未能如其所求也

先施之未能謂未能以我所求乎朋友者而先以施之也句法又變

我之所求乎人者本我所自有之理卽我所當盡之則以我所自有之理而如我所求乎人之則以赴之是則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

惟行然後知不足惟謹然後知有餘

道不遠人章從治人過入責已素位而行章從處境過入反求諸

身學者讀此而有省焉可以得爲己之實功入道之次第矣

第十四章

惟道不遠人故素其位而行惟遠人不可爲道故不願乎其外理只一片

素其位而行位在此即做此位中當盡之事要之全理具足

道不可離因位盡分乃得步步著實

道不可離故位之所居即道之所在君子即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所以爲不離道也

既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則位在此心即在此自然不願乎外然雖因位盡道而方寸之中少有動處則義利公私之界猶未能剖截淸楚故既素位而行又須不願乎外始得

但是目前分内事尚恐做不盡那得有閒工夫向外來

行處一有苟且之心便是願外非必方寸紛馳乃爲外也

不願乎外不学極煞落斬截

素位者天理之公也願外者人欲之私也

晚村云凡位之理無不備乃能素位而行此語未是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因其所處之位而盡其所當爲只把此位中所當盡之理與吾分中所當盡之事戒謹恐懼求以自盡此位無歉即吾身無歉矣若待無所不備然後能素位而行不成有不備時便不消素位而行乎

素位而行正有變動不居之妙在不是膠柱鼓瑟伎倆

素位而行孔顏而外惟曾點爲得此意

素位而行則心安而理得矣

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者已故無入而不自得

天理之在我者本無所不足于吾心今因位盡道則天理既得而吾心亦安方寸之中廣大寬平不愧不怍何不自得之有

謂之自得者不是因迎自然之謂正一處處從自家身上切已推勘必無一毫不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乃是自得即一自字便有不願乎外意思

無入不得正從憂勤惕厲中來

正已而不求于人只是戒慎恐懼念念鞭辟向裏此外自然不求亦不暇求

月川曹氏曰學到不怨不尤處胷中多少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至哉言乎

因位盡道一步步脚踏實地豈不平易

人之所處豈得盡是平易但位之所在而能隨分自盡則雖造次顚沛而處之泰然無不心安而理得矣此便是易

居易俟命馴而致之便到樂天知命地位

或言造命曰君子之于命有俟而已盡其在我而以窮通得喪聽之于天此君子素位之正纔有造命之意便生希冀之心便只是利

惟居易纔可俟命人事旣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于天若未能居易而言俟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者矣

晚村云莊周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之言畧相彷彿然由其說必任眞放達不至無忌憚不止此無他特未講于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即是反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則且無所爲得無所爲失只要安之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個俟命無所爲居易也甚者至于猖狂恣肆靡所不爲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已或謂莊周任眞放達差勝于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不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失必有所歸巳不任責必有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天與人哉即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只是勉強排遣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跡而怨尤之根實在也且怨天尤人之人或有窮而思反之時若安之若命則有終身于失而不悔悟者矣不更爲下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巳說盡不怨不尤而反求諸身又是其不怨不尤之實晚村此條關係

道術是非之際爲功最大特錄之
人事盡處命即隨之故居易乃可俟命若命猶不至不是天命不
猶畢竟是自已分上事猶有欠闕處在故君子只反求諸身更
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
正已猶只大凡說至反求諸身則其意愈切矣此是素位而行眞
實下手處

第十五章

洒掃應對馴而致之便可精義入神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今且從腳下一步步走將去

遠邇高卑無定境亦無定分但就其位之所居力之所及各因其分一步步腳踏實地做上去積累久之便有到處

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猶是卑邇也

陸稼書云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是時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稍有疏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讀妻子好合兩條眞覺家人一體融融至至有不可名言之妙遠邇高卑無所不有亦不須說矣朗誦數過眞覺形神俱往

章句一意字是僧繇點睛之妙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

晚村云遠邇高卑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遠都

在卑邇此道不遠人章義也遠邇高卑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希高遠此素位章義也此章却就邇之于遠卑之于高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即在卑邇上用力積趲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和妻子宜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乃所謂序也惟高遠卑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弄虛機也此條極周匝細密先儒未到

陸稼書云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一有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最說得深切

第十六章

問太極誠也鬼神卽陰陽否曰陰陽之屈伸是氣此氣之自然能
屈能伸者卽鬼神也

太極之有動靜鬼神也其一動一靜則是神也所以一動一靜則
是誠也誠卽太極鬼神卽陰陽

氣之伸爲陽屈爲陰其所以有屈有伸者誠也其自然能屈能伸
者鬼神也

鬼神是氣物是質誠是理鬼神與物皆是形而下者誠則是形而
上者

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無心處其鬼神歟

鬼神者太極之妙用二氣之良能也

有鬼神以爲天地之功用故造化有跡鬼神是造化之所以爲跡
者

鬼神二者以其對待者言則曰鬼神以其流行者言則曰神而鬼

自在其中鬼亦神也故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用卽妙用之粗跡妙用卽功用之深微非有二也

偏言則曰鬼神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專言則曰神鬼神者有跡之神神者無跡之鬼神也能動能靜者是鬼神一動一靜者則是神所以一動一靜者則是誠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此語論鬼神極備天地之功用陰陽之屈伸者是也造化之迹則其屈伸之可見者也自其妙用以及定體皆備言之最爲精密橫渠二氣之良能只說得伊川天地之功用一句能卽功用也但指出良字便見屈伸爲二氣之自然於伊川但言功用爲明切耳

陰陽屈伸實無二氣只一氣之往來耳就中截斷因其屈伸之分而別言之則便以屈爲陰以伸爲陽要之天地之化只是一個至誠不息

鬼神不雜乎物朱子所謂有這鬼神方有是物是也亦不離乎物

朱子所謂旣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是也

萬物共此一氣物物各有一氣合之無餘分之無欠

薛敬軒云陰陽二氣伸之極爲屈屈則其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

胡敬齋云天地間只有一個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此二條可證釋氏輪迴及老氏歸根反元之謬

視之而弗見三句一氣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却體物而不可遺合來乃見盛處

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卽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惟是無可見聞所以能體物而不遺若有可見聞則滯于一隅亦爲一物而不能體物矣

有是物合下便有是陰陽之氣行乎其中不可分先後若論其極則須是先有氣然後有物如太極本不在陰陽外若論其極則

須是先有理然後有氣也

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以爲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爲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存乎物之中以爲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無所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此鬼神所以體物不遺而德之所以盛也

惟鬼神體物不遺之妙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所不在故纔觸著便無不應但一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自無不洋洋如此也曰如此則直道祭祀時洋洋如在便了何必又言齋明盛服曰此正是體物不遺驗處若不是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何處見他洋洋如在來

洋洋如在此可驗體物不遺處然道個如則不見不聞亦于此可想矣

使天下之人一節特就鬼神中舉人所易明者以爲體物不遺之

證以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此所以不可遺也抑之詩特以詠歎體物不遺不是又舉屋漏之鬼神以爲體物不遺之證

朱子亦須自家有以感之一條是別又一理夫子之意只是說鬼神之感人其神妙不測如此所以爲體物不遺之證也

誠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不分先後若細分之則須是先有此實理然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了誠卽在鬼神中既有物了鬼神又卽在物中也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又體鬼神而不可遺

陰陽合散四字陰陽之合鬼之通而爲神也陰陽之散神之復而爲鬼也以誠而言則陰陽之合誠之通也陰陽之散誠之復也

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則往來屈伸無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

也惟誠故不可揜也兼此兩端誠不可揜之義始備

誠之不可揜以其不雜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本以其不離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實

指費字全體只是一個誠字前後說大說小却只就一面推闡總抵不過這一誠字所以誠字特點在大小之間

要之前後說大說小雖各就一面推闡無非全理

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只是此理

朱子中庸序云一旦恍然似得其要領所謂要領者誠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鳶飛魚躍無非是也

鬼神一章與鳶飛魚躍同一指點學者但存心體之便覺化育流行之妙活潑潑地著見于心目之間有不可須臾離者此子思喫緊為人處

第十七章

大孝如舜亦不過滿乎孝之分量耳非有加也此分量滿處正是中庸盡處

問人人必如舜之孝然後爲孝之盡乎曰不必然也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在舜之所處自以尊富饗保爲極若他人則但因其分之所在而爲其所當爲有以盡乎其量而無所歉即是大孝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大孝則一也

問舜必尊富饗保然後爲大孝乎曰亦不必然也舜之克諧烝乂夔夔齋慄乃是其孝之大處尊富饗保乃是從大孝得來却不是以此方爲大孝就使舜終身畎畝何嘗不是大孝

舜其大孝也歟德爲聖人兩語向頗聚訟看來大孝是眼目德是根本尊爲天子四句是大孝之實其所以大孝者則以有聖人之德也德爲聖人當提上一步看惟其德爲聖人故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得爲大孝也故下文屢

提大德德字該得孝字晚村謂德爲聖人是從大孝做來却是倒說

尊爲天子四句若以對大孝言則爲天子而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而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光前也子孫保裕後也則尊富饗保皆大孝所致若以對下文言則爲天子極其尊有四海極其富宗廟饗世世宗祀也子孫保不失侯國也皆就舜身上說是大德所致其實一理而已講章曉曉可笑

人事盡處便與天命相通德極其大則有獲福之理不是教人以大德徵福

大德必得祿位名壽是論其定理如此若孔子之窮顏閔之夭則是氣數之變又當別說

天之化育至公無私而物之所受各有其分栽培傾覆只看物之所受如何在天則只是無心而成化也

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栽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通傾則

生意已絶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故或培或覆天實無心隨
物所宜自然成化故曰因材而篤
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爲物材不同所受各别故覺有厚薄耳其
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君子當盡其在我而謹其所受于天者
天之生物一節推本于天以申明大德之必獲福正爲下文受命
起本
熟玩天之生物三節知上帝之鑒觀卽在呼吸動靜之間初無毫
釐間隔處學者正當盡其在我而敬以承之也
以天言則大德受命是因材而篤也以人言則大德受命是受祿
于天也
此章說舜之孝蓋承十五章父母其順說來十五章言道之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而以所以順父母者明之因暫然念個舜孝故
遂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卑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

正見兩自字精神

第十八章

惟王季武王各能盡道所以無憂無憂非道其所以能無憂者則是道也

蓋中庸之道者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卽於此可見

父作子述須知文王處其中不是全無事事來

陸稼書云惟文王之孝慈貫徹融洽于前後所以家庭之間無一毫棘手不待有所作爲此只是文王處父子之間盡道到極處若使文王之孝慈略有欠闕安能無維持挽回之跡故王季之作吾不曰此王季之德而曰此文王之止于孝武王之述吾不曰此武王之述而曰此文王之止于慈然則文王之無憂皆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來庸行之常到這地位費之大何如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翦商文王之服事武王之伐紂要是各因其分之所在時之所值而爲其所

當爲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本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纘緒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條以纘緒一句提起下皆纘緒之事一句自爲一項各不相蒙合來盡纘緒之義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纘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以聖人之德纘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燮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顯名亦仍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多少閒議論

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言不失顯名葢武之與舜以德而言旣有性反之殊以功而言亦有揖讓征誅之異故其詞如此

尊富饗保四者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之畢備武則規模之頓殊正不待較量于宗廟饗子孫保之各別然後見其不同也

尊親之意天下人心之所同而所以尊之者各有差等此天理之

節文也周公惟祭乎人心之所同故推已之心以及天下人人之心使之皆有以自盡而又各因其分之所在爲之品節限制以爲法于天下使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各因其分而盡其禮則天下人人之心無不盡而吾之心亦周遍詳密而無所不通矣凡此皆文武錫類之仁所欲爲而未及者周公一本天理之極人心之同盡倫盡制使各合乎中庸之道而文武未盡之心於是無所遺憾故曰成文武之德

尊祖敬宗之心一同而世有遠近德有大小則不能無差等故追王及于太王王季組紺以上則但以王禮祭而追王不及也此親親之殺也

追王上祀之禮所以不同者非子孫敢以意進退祖宗也德澤有淺深世數亦有遠近則其禮自不容無差等凡此皆周公準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與天下後世之人共定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絶非一人之意見一時之私心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
周公制禮上通祖考下徹人心只是天理熟
周公制禮盡倫盡制如此要不過推文武所欲爲之心而盡文武
所當爲之事耳非有所意而爲之也
期服以下大夫則降矣而云達乎大夫者猶未至絶則雖降而猶
有存焉者也

第十九章

就武周身上看無一事可以非議就天下人身上看無一人得以非議是之謂達孝

武周制作不是武周以已意爲之上本天理下通人情其所制作本天下人人所自有之理武周盡倫盡制但求自盡其心之所安分之所在以無歉乎天理民彞之正已無不各盡故天下人人之心亦無不各得豈不適稱其孝

問大孝達孝有分別否曰以分而言雖有性反之殊故大孝之與達孝氣象亦別而要之皆是有以盡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而各止于至善就本身上看則曰大孝對天下人說則爲達孝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孝之至則一也

惟君子時中故能善繼善述

以善繼善述爲達孝非也善繼善述是所以達處

夫孝者三字颺開不粘武周身上說盡孝的道理橫天塞地貫徹

古今本人人之心所自有亦人人之分所當盡武周惟以理之順度心之安因時制宜毫不拘滯不必先人果有是志是事而理所當爲時所可爲又分所得爲而能盡倫盡制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合質之知愚賢不肖而心無不安是誠時中之道即起前人于今日亦必有是志是事故曰善繼善述

善繼善述明偏重通變一邊此只經生眼孔小始終放不下有天下一案故耳其實武周繼述之善只在因位盡道處見惟因其分之所在而爲其所當爲無不有以上當天理下敘人心盡倫盡制而各止乎其極故爲達孝今說者見武周易侯而王制作盡善如此故以通變隨宜爲善繼善述其實武周雖終身西伯其繼述處亦自盡善盡分有尊卑禮有等殺而其因位盡道者自無不各極其至也若必待有天下後然後爲繼述之善豈未有天下前繼述便不善乎又豈武周終身不有天下便無由見繼述之善乎

章句通乎上下黃氏洵饒以爲上章下文固非明儒以修其祖廟節爲禮之通乎上宗廟之禮節爲禮之通乎下亦未是所謂通乎上下者以其禮制之通乎上下耳以祖廟言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祖廟之立通乎上下也以祭禮言則惟大禘大祫爲天子所獨四時之祫則自天子達於諸侯大夫雖無祫有功德而賜之亦得祫及高祖若四時各廟之祭則自天子逮于下士雖其禮之等級隆殺各有不同而其因分自盡則自天子以下無或異也曰然則祖廟及序昭穆兩事豈自諸侯以下亦皆有是禮乎曰既各有廟廟各有祭則其禮自不容不備但備禮之中其等級隆殺自各不同耳曰其他衆禮亦可相通獨序爵一節似有不可相通者如何曰諸侯有卿大夫士而大夫亦有陪隸之臣當祭祀時自然各供其職以襄祀事非獨天子然也曰章句於宗廟節專以天子之禮言何也曰章句因上言武王周公故以天子之禮明之耳其實本文是通上下

而言不專說天子也

陳其宗器爲祖宗精神之所屬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而亦

以示能守之意

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祫祭固非近又謂二節專言祫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祫祭大祫大禘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祫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旣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耳

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强求的寔故如此說耳其寔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畧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祫祭禘祭之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

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為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拘泥强生議論聚訟紛紛總不得古人立言之意豈不可笑

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之所同祫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祫以上皆遷主于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

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之子孫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于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不以南北為别王文恪不知此義而亦以祖考南北之位推之失之遠矣然顧氏所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者亦誤按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疏云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雖以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而言然以此推之則亦可見昭穆之序昭與穆分班各為一色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此在堂下東階之東北面

而立耳固非非謂南昭北穆亦非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
昭與穆雖不分尊卑然自太祖而下必先自昭序起
按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所謂序爵也蓋此序爵之禮
是正祭時賜助祭者酒自卿大夫而士及羣有司不是空空序
爵也天子有事宗廟凡同姓異姓之諸侯及本國之卿士大夫
無不與祭則當獻酒時不論同姓異姓各隨其爵之尊卑無不
以次而及故序爵兼同姓異姓在內盧齋謂專屬異姓非也至
其所云同姓已在昭穆中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者尤誤序昭
穆專指堂下東階之東與祭而不助祭者而言同姓之人尚有
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阼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異姓也
序爵不專指堂上助祭者言凡賓在堂上及西階之西同姓在堂
上及東階之東者皆在內下文序事方專指堂上助祭者說
當序爵時雖同姓在列者亦但論爵不復論齒及至燕毛則但論

齒更不論爵矣

序齒亦自以昭穆序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穆同則各以行輩尊卑爲先後行輩同則又各以年齒長幼爲先後固不是但論毛髮不分昭穆亦不是但分昭穆便以年齒爲序更不論尊卑也

踐其位一條總上兩節而申贊之只大概說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其禮意周浹旁通曲盡有如此五其字泛指先王而言並不粘定文王說明末講章創爲文王之論遂生多少支節添多少周旋豈不可笑

問如此則五其字泛指先王當作何解曰武周易侯而王禮數不同只爲後儒眼孔小故生多少荆棘其寔武周當日只是掠其禮之所宜分之所在而行其心之所安光明潔白無所回互故直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五其字自太王王季文王皆在內正不必坐煞文王添多少荆棘也

問如此則善繼善述之意何在曰武周禮明樂備仁至義盡繼述

之善莫大于此豈待後人委曲解說乃見善來

善繼善述之事多端祭祀之禮只繼述中一事特因上章言祭故

即以祭祀明之非謂武周繼述之善專在祭祀也郊社之禮一

條乃類舉祭祀之盡不是達孝之盡

武周郊禘之禮上通天理下當人心天人交盡而治國之理盡矣

能明乎此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國也何有

不獨春秋二節爲通上下而言即郊社一節亦未嘗不通上下說

蓋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

子以下所同也

第二十章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故政舉必先人存而有是君方有是臣故取人又在脩身

人存政舉雖兼說君臣意實責重君身上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從得人緊緊轉入君身

人道敏政一條先言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起為政在人

置此身于五倫之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而身無不修矣故曰修身以道

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已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脩道須以仁

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幾說脩身便常以道幾說脩道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

脩道以仁不言智與勇者智所以知此理勇所以強此理皆是仁
中之事
通篇仁字都以愛之理言說愛之理而心之德便在裏面講章紛
紛致辨只坐不通脫故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形氣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
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足故曰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人須反身自體認來
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
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所不得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此三句比上說仁義是
倒法
義禮合而行仁之用全知勇合而存仁之功盡合來秖成得一個
仁而已要之仁道本無不足然必須此四者輔而行之乃相爲
用以有成也

仁者人也一節接上脩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入禮上以爲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

呂無黨云仁者人也節只論道理合下如此仁自仁義自義各有本義下節方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至謂尊賢關乎事親乃是下節道理與此無涉此條可正蒙引存疑之誤

稼書謂仁者人也節不重仁義禮只重親親尊賢等殺見仁身之有要此說似細實猶粗在蓋以下節近脉言則此節是重親親尊賢等殺以見仁身之有要若以通章遠脉言則此節親親尊賢等殺只是從仁身中舉其切要者以明仁義禮之義并義禮兩層義字猶只輕揭正以深明仁之必貫乎禮以爲下誠身必先明善起本耳稼書之說得其近而遺其遠便只好隔壁聽

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天理自然

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已者此不容自已者天也聖人制禮不過緣此而節之文之耳故禮所生句即爲下文知天天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

脩身以道二節立案只散散說而次第已具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更提起筆從脩身以道次第而下一齊收拾

脩身是主腦知天是本領中間事親知人皆是脩身內事而其得力却從知天來人能格物致知實見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中自然之節文爲吾身之所當盡而不容已者則事親知人無不盡而身無不脩矣

晚村云此節大旨是合仁義以脩身四句又正見義禮知只完得一個仁字故朱子曰此節書倒看也又云此節爲貫串上三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大末細一層歸併一層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也此兩條說得最精註中兩又當字正須如此看

親親爲大及九經內親親也皆兼親睦九族及宜妻子和兄弟說獨此變文言事親是又親親中獨指其最切者而言要是舉一以例其餘非是舉一以廢其餘也

上文親親兼說一本九族到此獨言事親親親之殺卽此可見而不可不知天意亦已到言下矣聖人立言脉縷精密乃如此

知天之天卽天命之天達道達德九經其源皆出于此故不可以不知天

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渾渾平放在這裏仁者人也一節接上仁字一氣說義而歸併入禮爲下知天起本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所以重提起脩身一氣收拾上兩節之意直歸注到知天纔住總而論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是一個誠身仁者人也兩節從仁脫卸而下歸注知天總是一個明善看有千條萬緒一下打破只是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一綫脉絡耳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爲下誠身起本仁者人也節從仁義說入禮爲下明善起本然只散散說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然後收拾上兩節之意而次第言之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旨了然言下矣

又合天下之達道五三節觀之則脩身以道二句爲下文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爲下文明善起本達道三節爲下文百倍其功起本蓋達道三節又更提起脩道以仁而言所以脩之者其從入之途有此數等蓋正揭開生安學利歸注困勉以見求入德者苟其資質上不能比於生安次不能比于學利則正當百倍其功爲困知勉行之事觀三近節獨抽困勉一種反覆言之其旨斷可識矣

人存政舉七八節頭緒極多要而言之只是欲人存必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而欲明善以誠身則在百倍其功而已誠身仁也明善知也百倍其功勇也看破關節前前後後多少言語只

是一線穿成

問晚村言仁者人也兩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今謂脩身以道二句是爲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是爲明善起本然則呂氏之說非歟曰是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誠身中工夫則仁者人也兩節豈不是脩道以仁中節目以博學四者別而言之則爲明善之專究其實則皆所以誠其身也以仁者人也兩節別而言之則爲爲明善起本究其實則皆所以仁其身也前後正是一串

須知五達道之間處處有個身在

問中庸前以中節之和爲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爲達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其所具者言也君臣五者是以其所接者言也要之中節之和卽是施于此五者之間而此五者處之各得其理亦只是喜怒哀樂之中乎其節而已其歸一也

三達德三項平說則是知仁勇以兩字言則是知仁而勇卽在知

仁中勇于知勇于行卽是也以一字言則是仁知則所以知此理勇則所以强此理只是成就一個仁而巳故曰脩道以仁以其分而言是直㫕下看以其等而言是横截斷看

達德達道之理得於天而具於性者人人一般只爲氣稟不同故難易遲速不能無異若是困勉者當初元無此理如何能知得行得來

以在天之理而言則知仁勇爲天下古今同得之理初無彼此之殊以在人之分而言則氣稟不齊而所以知之行之者自不容于無差等學者但能弗得弗措百倍其功則亦終無不至之理若使知仁勇非人所同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卒至于知之一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闕也

三知三行語雖平說意重困勉知之一成功一正謂困勉者知之行之與生安學利一也

知之一成功一以見生知安行亦不過此知此行本非高遠不可
幾及之事又以見困知勉行者但能做到盡處亦與生安一般
初未嘗少有遜也卽此一言誘進下學之意可謂至矣
旣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寬放一步以誘掖下學使共
趨于入德之途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可見矣
須知三近寬放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處
三近卽是困知勉行一種人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等但上節困
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工夫已到者此則猶是方用力時也
章句此言未及乎達德疑當作未及乎成德
三達德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三知三行三近所謂誠之者人之道
也生知安行從容中道之誠者也學利困勉則擇善固執之誠
之者也然則三近其已百已千百倍其功者歟
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
九經中句句有一篇西銘在

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即所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動靜一于敬也
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脩身之事盡矣
玩兩所以行之一可見天德王道只誠字一以貫之
凡事豫則立凡事兩字所該最廣不止達道達德九經而達道達
德九經是其大者故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非誠所豫者則是誠也
豫字之義從凡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
素存實理素具而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
又須先明乎善必格物致知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
至善之所在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達道達德九經舉而措之裕
如矣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章紛紛致辨見得一邊不見
一邊都是偏
又以擇善固執言則欲明善必先擇善欲誠身必先固執是亦豫

之義也
在下位一條只隨舉在下位者以推言先立乎誠之意是說個豫
字樣子不是實語
在下位一條節節有豫字在直到誠身纔駐住明善又是誠身中
緊要節目故特抽出言之
所豫立者是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眞實下手處
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擇善是格物致知明善是物格知至
天命之性萬理之源至善之極也明乎此纔謂之明善纔謂之知
天
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本自眞實無妄粹然至善者也人能格物致
知眞知天命之本然賦于天而實皆備于我者無有不誠由是
而誠意正心求復其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則善實有諸已而身
無不誠矣

善者天命之實理誠而已矣明善明此誠也誠身不過復全其固有之善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是天所命於我之實理粹然至善者也明善者明此而已格物致知實見得事事物物皆有天命之實理著一毫私意不得便是明善以此理體之于身自表至裏自靜至動更不著一毫私意便是誠身

誠者誠之者下一大節天道人道之脉已開于此

中庸自第四章劈開明行兩脉遞遲說下到費隱一截脉便隱了直至哀公問政章脩身纔浮起行字脉知天纔浮起明字脉然猶隱躍未現到三知三行則脉稍顯矣直到誠身應轉脩身然後行字之脉始露明善應轉知天然後明字之脉始露然猶只是虛步又更推闢進去擇善固執纔詳明善誠身之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又詳擇善固執之目然猶是虛步直逼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纔是實處前面多少言語多少層次一齊都

歸併在此後面多少功效多少境界亦都從此流出一部中庸大聲疾呼教人下手只此數語

誠者天之道也又從誠字直提上推本天命之性說下來以見誠之之功本非外鑠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者而已

誠者天之道也是就人身中指其眞實無妄之理而言與天命之謂性一樣語意

惟在天有眞實之理故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誠者天之道正是說人所以當誠之故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于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不是鋪張聖人正是

撤開生安歸併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盡者惟有擇善固執百倍其功而已

博學之一節又併撤開學利歸併困勉此一層逼拶百倍其功更爲緊切亦不是鋪張學利之事

問博學之一節既爲學知利行之事何以又云誠之之目若誠之之目則通學利困勉皆在其中矣曰博學五者學利困勉兩種人其用功皆當如此則此一節本是學利困勉公共之事但困勉者其用力較難耳非舍此更別有施功處也但此節語氣只說個博學審問便了更不說如何苦用其力則猶學知利行之事耳

博學之一節即所謂人一能之人十能之者正以立困勉者百倍其功榜様

有弗學二條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

有弗學一節猶是懸空說言困勉者用力當如此未說能如此也

果能此道矣方是實說

及其知之一故雖愚必明及其成功一故雖柔必強

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心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矣知以啓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而已一章大旨盡此數語

明善即堯舜之惟精誠身即堯舜之惟一合達道達德而皆一于誠則所謂允執厥中者矣子思引孔子此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于此具見矣

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

第二十一章

大概言之是接上章天道人道說下細分看則誠明二字是接上章明善誠身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接上章天道人道來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接上章愚必明柔必強來上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已說到明則誠矣地位此處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更提起從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說下而要其歸于誠蓋所以申上章以起下十二章之意

天人合一之脉此處提明盡性五章只以一天道一人道分說雖說人道處至章末皆有天人合一之意然隱而未顯無息章總上四章將人道都併入天道以見天人合一之意然亦隱而未顯尊德性以下六章三章人道三章天道兩脉方盡亦不見天人合一之意直至末章從人道說入天道工夫效驗無所不盡然後天人合一之意始足中庸脉絡源遠流長乃如此可易言

乎

中庸後半雖天道人道並說其意實側注人道上人道盡即與天道爲一此中庸大旨

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睿所照自然無所不盡所謂能盡其性也學者所得于天之實理亦與聖人一同只爲氣稟不齊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至之使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所謂其次致曲也要其從入之途雖異及其至則一而已矣

堯舜周孔自誠明者也湯武顏曾自明誠者也

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同誠之之功不同其至于誠則無不同

論天命之本然則天道人道誠無不同論生稟之各異則天道全體皆誠人道有誠而不能盡論工夫之究竟則天道人道仍同

歸于誠而已矣其不同者從入之途也其必同者成功之一也無不同者天命之性也其有不同則氣質之禀也然能學以變化氣質則亦卒無不同之理故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也子思此章雖天道人道並言而實責重人道以引進下學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雖有遲速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兩則字緊慢不同要之皆決詞也

明者明此誠也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在我眞實無妄則於誠之理先明諸心知所往而誠身之功可施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明之事篤行誠之事必先學問思辨而後能篤行此自明而誠也

以誠爲主而實致其求明之功積累久之使明無不到然後踐履以致其實則誠爲不難矣

明則誠矣不是一明了便不須誠誠中尚有工夫在篤行是也但

明之功較難誠之功較易看博學五者明居其四誠居其一可見矣

自誠明謂之性明字中有行字在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是也

第二十二章

至誠盡性人物天地一以貫之

至誠全體化工

至誠之性卽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卽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無所不徹但施之自有次第耳

盡人性盡物性只自其性中自然流出然行之亦各有實事施之亦各有差等不是一盡性了便人物之性無不盡也

以其理之一故一以貫之以其分之殊故施有差等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之與我物之與人其理雖同而其分不能無差等分既有殊則聖人之盡之亦不能不因其分而予以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陸稼書云合言之則盡性兩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各有事在不容無別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施有差等不容無漸次此說最分明周

匝
盡其性者至誠之全體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之大用而盡其性與
盡人物之性又各有體用在存諸心者體也見于事者用也贊
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
盡巳性明明德止於至善也盡人性盡物性新民止於至善也
天命之性本自真實無妄聖人盡之亦知無不明行無不盡滿其
分量無歉于天命之初而巳矣非有所加也
自盡其性以至於參天地聖人亦行所無事而巳矣
盡人性盡物性即是贊化育更無兩層參天地只就其贊化育處
而申贊之耳
讀至誠盡性一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于此可見矣
此非直爲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如孔子窮而在下亦未嘗不具
此段真實功用但能盡其性即觸處皆是實功因位盡道無所
欠闕亦無所等待新安之說拘矣

讀孟子不違農時兩節聖人盡人性盡物性其裁成輔相之妙淵然可想

論來天道人道其安勉不同處只盡性與致曲處用力有勞逸之分若事物界限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然聖人做處雖共界限節次與人一同要其氣象自與衆人各别如堯舜之聖自克明峻德以至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雖施之亦不容無差等然自覺有一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意思在湯武以下便不見此氣象

第二十三章

曲未嘗不是誠但是誠之一端而非誠之全體耳

致曲者由此一偏推而致之使至于誠也

問致曲之說曰天命之性本無不誠不以聖凡而有所加損所謂誠也人人具足者也惟聖人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能全體天命無所虧闕雖其因事觸發端倪呈露惻隱羞惡不能不見于一偏亦未嘗不可名之爲曲然聖人所發雖只一偏而中之所存全理具足只隨其胸中自然流出便全體皆微故其曲無待于致自大賢以下氣稟既不清純物欲又多昏蔽是以天命之性全而受之者不能全而出之故往往因其質之所近心之所明而發于一偏是則所謂曲也然雖發于一偏而其天命之全理要未嘗不在其所以有是曲者要其本根亦未嘗不從誠始但遮蔽固塞不能全體呈露耳故當因其發見之端精以察之力以行之充之以至于極使于此一端徹頭徹尾無所不誠

又推此及彼無不察之由之無所不盡直至事事皆如此一事之誠無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後所受于天之全理光明呈露無所虧蔽而始得還其本然之誠初非有所加也故曰曲能有誠

問不曰致曲能有誠但曰曲能有誠何也曰曲雖發于一偏而其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即德無不誠也

知必求其精行必求其盡皆是致曲之事黃氏洵饒以爲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致知之後非也

擇善則知之明而凡曲之所發爲能察而識之而不淆於物欲矣固執則守之定既已見其爲曲即能執而持之而不奪於外誘矣然非己百己千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就凡事言則事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纔是致曲

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量終有欠闕處在而未能全其天命固有之理也

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莫要等待少稽緩即汨沒矣

由其所不忍達之于所忍由其所不爲達之于所爲逐漸充拓逐漸積累久久滿足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

曲即孟子之所謂四端是也知皆擴而充之則是致曲矣

誠不可掩故既能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有不容已者較之至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同然到有誠後則充積之盛而其光輝發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到有誠則已幾于化矣

至于能化則其次亦一至誠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歎想至誠更不復言其次其味深長玩之不盡

自形著以至于化外面氣象一步開濶一步正由裏面工夫一步

精實一步不到能化不得爲致曲之盡

晩村云自形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說得最分明

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不須索照自無不照

吉凶之故物能知之人反不知者只爲人有私意便與天理隔天機斷也聖人無些子私至虛至明與天無間所以能燭于幾先禍福之幾無時不著只爲常人有私意之隔故不之覺聖人至虛至明與天無間初無一毫私僞鬲於心目之間故能察禍福之幾于未萌也

蓍龜無知而禍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爲無私心故與天相接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能前知

至誠全體皆天理天地之一動一靜與至誠之呼吸相通相接禍福之兆其至粗淺者耳何不可知之有然必待幾之動而後見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逆億故必俟其動處然後知之耳

第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雖孤立懸空說此一句然玩自字語意正責重人身上說故章句既隨本文演盡其意即補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會得兩自字

道即誠中之條理即帶在誠上說故下文但說誠更不及道而道自在其中

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然實理管不得實心實心却貫得實理

章內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而言誠者自成也朱子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此以實理言也程子云實心事父則成人子實心事君則成人臣此以實心言也誠者物之終始以實理言則有是實理方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理之所爲也以實心言則有是實心方成是物徹頭徹尾皆是心之所爲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實理言則誠命于天

本人物之所共成已此理成物亦此理也以實心言旣有以成
已則推此加彼自然可以及物也謂上兩誠者單說實理末一
誠者須誠之爲貴單說實心皆偏
三節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兩誠字單說
實心而實理自貫
要之說實理處正是爲責人之有實心說會得本旨何事曉曉
胡氏謂以實理言誠卽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非也誠是總統說
道是就其中條理零碎說自有本與用之分章句於實心處言
之乃是互見文法胡氏却泥
誠以心言本也隱通下不誠無物誠之爲貴之脉朱子說書精到
如此
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已成就謬甚誠者自成
也子思喫緊爲人正在自字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實理
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支百骸以所接言則君

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爲若無此段實理卽不成此物事則
誠者是汝之所以自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
卽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此二條最說得好
如此看自字既有精神者也語氣都出卽通章道理亦隱然都
涵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
而道自道也正爲自成兩字添毫更無二義
誠者自成也一句以實理言則是孤立懸空說若以實心言則已
責在人身上矣以自成對自道句看則誠者自成也爲孤立懸
空說而道自道也爲責在人身上說若以首節對次節看則首
節兩句俱是孤立懸空說蓋首兩句猶只虛疏誠字道字雖自
道句亦只概論誠中之道爲人之所當自道尚未說人之如何
道之也至下不誠無物兩句方實實責重人身上說
誠者物之終始正見徹頭徹尾少誠不得不但是兩頭語
間不誠無物亦似可兼實理言無此實理則無此物卽所謂物之

終始是也曰如此則當云無誠無物不當云不誠無物此不字
最有力上文統說人物此句疾轉責重人身上起下誠之十分
警切故朱子曰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方得
如何誠之擇善固執是也前已詳且盡矣故不言也
在物之理卽我之理故我能盡己而我之心卽可通乎物之心
仁知之用雖有物我之殊而性之德初無內外之別一誠而已矣
故曰誠者自成也
成己仁也四句是推本成己所以能成物之理一氣讀其義乃見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故立必俱立成必俱成雖
　有推行之序初無內外之分
對言之爲仁知單言之爲性指其實爲誠一而已矣
時措之宜兼言成己成物而意在成物上

第二十六章

故至誠無息一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至誠說盡致曲說到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皆以至誠無息言之

至誠是囫圇說無息是扯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至誠純乎天理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安有止息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是久總一至誠而已矣

從其誠處逐時逐事看見其繩繩不已則是無息從其無息盡處要其統總而言則是久

徵已上爲成已徵已下爲成物

存諸中者既久則見于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徵則悠遠兩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徵字所以畫淸成已成物界限也

不是既久了方能悠遠既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于外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

悠遠提起說博厚高明乃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
高明更無積累次第在

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遞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
也曰章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
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
見不動皆是悠遠中功用層層抽換總是極言悠遠之妙有如
此說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
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

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又以悠久置博厚高明之後總是
言其功業之著徹始徹終無所不悠遠耳變遠言久者因其外
之悠遠而益見其中之無息也故曰兼內外而言之

博厚載物高明覆物亦只就其氣象相似處大畧相配說其實博
厚高明本無兩境覆物載物亦無兩功只一至誠無息徹始徹
終便自如此

博厚即是載物處高明即是覆物處所以兩字槩粘博厚高明不

是既博厚高明了方能載物覆物也

覆物載物成物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參天地也

一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自久既久于中則發于外者便自悠遠

悠遠便自博厚高明便能覆物載物成物便能配地配天無疆

便能不見不動無爲總無次第總無停待津津然如說不盡者

然即此便可想見悠遠氣象即此便可想見至誠無息氣象總

是極力形容百倍其功之妙有如此耳

不見而章三句陳紫峯云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

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

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何嘗嘿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

作爲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

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亦非若伯

者之憧憧于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此條極爲深暢先儒所不到

天地之道只是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不貳只是一誠實有是理實有是氣其理無妄其氣不雜所以陰陽相嬗終始相生誠通誠復無所止息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不各得其性各遂其生各暢其氣變化萬殊而不可測也

從至誠無息說到配地配天可謂盡矣又以爲未盡更舉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以明之又以爲未盡更就天地所生之物中特舉山水以明之反復形容津津不已總是極言至誠無息之妙耳

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貳言天地末條又互言之即此便可見聖人同乎天地處純亦不已即此可見故只一語找足便自了然不煩更贅一字矣

前言配地配天單就功用上說未及本原之同至此方就詩詞間
間推詠而見聖人之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以見聖人之功用
配天地實由其至誠無息處配天地也

第二十七章

道一也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一而已矣

大哉聖人之道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而云大哉聖人之道者蓋承上至誠無息一章咏歎而入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發育萬物以道之大用言是橫說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言是豎說峻字微讀

峻極于天不是道之量至天而止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形容道之量至天而止耳

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隙處無非道之所充滿所謂大莫能載也

道既極于無外矣又入于無內此道之所以爲大也若細處有不到則道遺于小不得爲大矣

事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入于至小者即其極于至大者也故曰優優大哉

禮儀威儀亦是舉小中一事而言不是道之小只在禮儀威儀上見

發育萬物零碎說大中之小禮儀三百大綱說小中之大

待其人而後行此句結上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二句起下行字該得凝字凝在先行在後必先凝於身而後能行于天下也尊德性道問學凝道也不驕不倍道行也

道與巳爲一方是凝

人雖不能行道道固未嘗滅息董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行是也道雖未嘗滅息然必待人而行孔子所謂人能弘道是也

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

也

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道問學是零碎做工夫

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以尊德性為本而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

私意就立心處言私欲就應事處言須看致字極字若私意私欲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欠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

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極高明則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擴一步就巳知巳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同此

道中庸是就其行事處分別事理不使有過不及者未說到行上

存心以立其本致知以究其實而力行之功不外是矣故不言也
存心者存此心之本然者也是致知上一截事如程子論格物而
曰涵養須用敬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是也乃
致知之本力行是致知以後工夫陳氏謂存心是力行非也
巳知之理巳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
具于吾心既巳知之能之則自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
溫故又承盡精微言敦厚又承道中庸言中庸脉絡極細道理極
活正不可執一以相盡也
存心只是常存此心不令私意私欲得以間之巳知巳能常加尋
繹涵養而巳不大段用得力十分精密工夫全在致知一截上
究竟存心致知原非截然兩節固不是待存得心了然後致知又
不是一面存心又一面致知無事之時靜以養之不使此心昏
昧錯雜事至物來精以察之不迫不亂以盡此心之用及既過
了仍復空空洞洞無有一物繫于其心蓋並行而相爲用者也

一節不驕不倍是主足興足容只是申贊此二句故下文單承不驕不倍

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證無道足容固非史氏謂通證本節亦未盡此二句直收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本節然其引詩語勢𨚫是因上默足以容而及之此古人之文所以不可一端測也

此心既純乎天理而于天下之事理復無所不盡則居上爲下自能由乎中庸之道而盡其所當爲何驕與倍之有

不驕不倍各有因位盡道處在能因位盡道自然不驕不倍

第二十八章

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三項平起其意却側在自專上故下文緊接

非天子云云

人不安分便足取禍

朗誦非天子一條想見大德受命整頓乾坤眞有大明當天羣陰

懾服氣象

聖人受命而爲天子其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其所制作無一事不

本乎天則一時天地萬物無不整頓一新其氣象規模自足以

涵蓋百代安得復有所作

玩今天下一條想見文武制作一道德同風俗上當天理下順人

心近治一時遠治百世周家有道之長恍然在目

雖有其位兩條若單論本文則有位無德是證愚而好自用有德

無位是證賤而好自專孔子之從周是證生今反古若通論本

旨則以有德無位二句爲主有位無德二句時以形起下二句

末條引孔子之從周正爲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之證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
有可徵者此句最變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在亦不敢從轢辟不
倍有力
雖有其位兩節言位如時君尚不敢作禮樂所以鞭辟爲下不倍
義極緊切

第二十九章

有三重有字極細極難下文本諸身六件事有一件不到便算不得有寡過不是說民寡過是說有三重者有以使民寡過也玩其字矣乎字幾幾有不敢必得之詞可想不驕之意

上章末二條以無德無時形起無位此章第二條以無時無位形起無德即就上章之意而反之言上焉者有之而非其時下焉者有之而無其位其弗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弗從則是德不足了故下緊接本諸身云云正是極力鞭辟有字莫但作過脉語看

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略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于民便是本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不合纔盡得個有字六句一步闊一步實一步深一步一步難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儘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

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
質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雖鬼神亦
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
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爲知天知人也
動而世爲天下道一節纔是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
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

第三十章

哀公問政一章引孔子之言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已爲祖述憲章起本

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爲至法以文武而備也

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同祖與憲是盡已性事述與章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是所以盡人物之性也律天時襲水土則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也

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祖述四句合攏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

總之聖人分上無偏語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從廣大胸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若大賢以下不能如聖人之義精仁熟則一事止

是一事聖人則隨舉一事而內外本末兼到

襲水土句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朱子又謂是因土地之宜其意似不同看來所謂因其一定者不是如地之安靜而不動之謂正謂土地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于一定然後各得其一定之理君子之道時措之宜隨時隨物各因其理之自然事之當然而處之無所不盡乃得盡其一定之理若膠于一則事事各失其理不得復因其一定矣此所謂君子時中也須看因字

此言仲尼之道貫古今參天地其大如此以見中庸之統悉歸仲尼所謂君子中庸也熊氏謂四句是言仲尼作聖工夫非是無不持載博厚配地也無不覆幬高明配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悠久無疆也

小德大德收前費之小費之大兩脉

大德者夫子之一也小德者則其所貫者也有大德敦化乃有小

德川流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萬物各正性命故不相害

一理也從其萬殊處看則爲小德從其一本處看則爲大德小德

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德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大德固是全體小德亦不是一偏

若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有小德之川流若就

當下看則卽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卽是大德也

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

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

流處

川流者卽流其所敦之化也惟其流而不已便見得有個敦處在

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

德故曰萬殊之本

一說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俱爲小德川流其所以流而不盡者

必有個大本原在此是大德雖不合註亦是一理

第三十一章

至聖卽是至誠此言小德川流是從其零碎處說故曰至聖下言大德敦化是從其大本處說故曰至誠

仁義禮智之理人人所同四者之德亦人人可學而至所以獨推至聖者常人雖有之而拘于氣禀汨于物欲不能全其所固有賢人雖能學以至之然功在勉强卽未嘗不同歸于一而神靈超絕之妙終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惟聖人神奇天授首出庶物仁義禮智之理合下皆滿究其實雖亦人人所同而其神靈超絕之妙終覺高出天下之上只爲其生知之質不同故仁義諸德亦皆高人一等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其終條理亦異也故聰明睿知四字包下四段

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四字先淺而後深先外而後內下四段亦然

睿是用知是體對言則體用相配專言則知該得睿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

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裕也下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

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爲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于上一字細看自見

按蒙引謂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方說積中發外愚謂此章是一意翻作幾層若論其理只首句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便將聖人全體大用一口說盡下面皆從此重重抽說上半截總是聰明睿知下半截總是足以有臨直到配天纔盡得個足以分量其實多少層次只是首節五段之義而首節下四段只是起二語之義溥博淵泉以下自微而著只是足以兩字中層次非謂聖人之德亦自微而著此纔具于內下乃發于外也

溥博淵泉接上五德而推本其充積之盛者言之直從大德敦化處說來是足字之本溥博是橫看淵泉是竪看

溥博淵泉是大德敦化而時出之是小德川流

仁義禮智四德旣充積于內則自然發見于外隨時出之則變化不窮時時出之則流行不息

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于內到溥博淵泉纔充積而發見也上面五足以舉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至末從淺至深一步步推到極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如天如淵仍是溥博淵泉莫不敬信說仍是時出語有淺深理無次第聖人溥博便自如天淵泉便是如淵時出之便自莫不敬信說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其可也

末條單接敬信說極力形容以盡足字之勢不復言上一截矣

第三十二章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體一誠而已矣

經綸立本知化只一誠字該盡惟天下至誠一語提起全理皆到

蒙引謂惟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恁率略

問經綸大經還是就至誠身上各盡其道者言還是就教以人倫使天下人人各盡其道者言曰此章大旨只說本體不及功用經綸大經只就聖人自盡其道可以為天下後世法者而言尚未說到教以人倫上教以人倫是上章甲裏語然既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則教以人倫亦在其中矣但其語勢則未之及耳

以經綸對立本言則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單就經綸說只說聖人盡道未及教以人倫則仍是體

天地之化育只是一誠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屈伸動靜自與天地之化育脗合交孚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聖人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團天理全體具足但從自己胸中自

然流出不待思爲不假勉强自然無所不盡本無欠闕安事倚
靠哉

經綸大經是致和立大本是致中知化育則所謂天地位萬物育
也然此章語意却微有不同者至誠自然經綸立本其經綸立
本處自然與化育默契更不待致然後中和亦不待致得中和
然後位天地育萬物也又知化育亦微與位育不同彼以功效
言此以本體言也

肫肫其仁三句詠歎無倚回想至誠味之不盡

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
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如天如淵是從旁擬議之辭其天其淵是就聖人身上切指之詞
只是一樣而語勢地頭不同耳

從功用處看故曰如從本體處看故曰其

末節不重說至聖能知亦不重說至誠雖知子思本意正喫緊爲

下學者指點言至誠之妙如此苟非至聖孰能知之學者欲知至誠必須存天理遏人欲窮理盡性直至一私不繫萬理瑩徹然後有個見處若稍有未至縱日聞至論與自家總是兩片其意味之微妙終鮮自得之趣故下章繫以爲已知幾繼之中庸[illegible]繫爲人之意正如此不是絕人語正是引人語

第三十三章

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知要其理固人人所自有但能切實爲巳一步步近裏著巳做工夫充積之久便可上達天德子思以爲巳之功緊接上章其指示學者之意切矣

爲巳一截提起看總冒通章謹獨存養皆是爲巳之功雖到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爲巳盡處

爲巳是一章之主自愼獨以至篤恭總是充此爲巳之心而至其極耳知幾知爲巳之幾也幾何在愼獨是也立個爲巳之心作主又知爲巳之所從入處則可以入德矣故下文緊接愼獨

惡文之著非惡文也惡其著耳

惡文之著非謂恐人窺見底裏欲以是自藏也一有表暴之意則志氣浮動而篤實爲巳之意亡矣故君子深惡之

闇然而日章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在內而不尚絅則炫燿灼爍且失其所以爲錦矣故君子固欲

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絅兩面俱到纔見爲已之意重上重下皆非也

衣錦是爲已本領尚絅是爲已功用

爲已一截只說君子立心如此未說工夫工夫在下面戒懼慎獨上此正所以盡爲已之功而充實此爲已之心也

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爲下文慎獨起本

三知字之前有格物致知工夫在

知遠之近三句直從天下平逆收到慎獨處纔住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放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去潛伏孔昭微之顯也敬信風之自也勸威天下平遠之近也

爲已只大概說慎獨存養俱是爲已工夫勸威天下平俱是爲已效驗起處說爲已只是說立個主意要知如此知幾是爲已起頭下手處故曰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是爲已之功只在

知此三者

衣錦尚絅一條雖分爲已知幾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爲己之幾也

理實一合

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由內說到外也此章先愼獨而後戒懼由踈說入密也首章從天命說下來故先戒懼而後愼獨此章從下學說入天命上去故先愼獨而後戒懼實一理也

中庸說存養省察工夫首章從靜說到動末章從踈說到密各有條理若實解得說先說後顛顛倒倒都無妨礙

戒懼工夫統始終該動靜愼獨只是于其中靜而方動之幾又加謹耳卽是戒懼裏面工夫所以說在前亦得說在後亦得

愼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喫緊只爭此處故特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提撕而警覺之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次崖謂是就靜邊說非也此亦是舉靜以該動語言雖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動時言時之敬信又不足言

矣與首章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俱是推到盡處語

由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至篤恭而天下平外面效驗一步神妙一步正是裏面工夫一步純熟一步不是一敬信了便能致此所謂篤恭者亦不外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但上言敬信猶是有意到此則工夫愈熟而其德愈深不待有意敬信自然無不敬信

自慎獨以至篤恭始終一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一於敬矣所謂刑之也

誠者中庸之樞紐天者中庸之根底要之誠者天之道非有二也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天命之性自天而命于人者也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則人亦一天矣故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結之天命之性人本于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即在人也要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已矣非有所加也